

当代学人丛书

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

葛桂录 著



上海三联书店

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

葛桂录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 / 葛桂录著.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4. 5 (当代学人论丛)

ISBN 7-5426-1910-1

I. 中... II. 葛... III. 比较文学 - 文学史 - 中国、英国 IV. ① I209 ② I56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6362 号

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

著 者 / 葛桂录

策 划 / 刘宏伟

责任编辑 / 王秦伟

装帧设计 / 范峤青

责任制作 / 沈 鹰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235)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 mail/sanlianc@online.sh.cn

印 刷 / 枣庄龙宇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80 × 1230 1/32

字 数 / 256 千字

印 张 / 11.125

印 数 / 1-3000

ISBN7-5426-1910-1

I·219 定价: 22.00 元

序 言

钱林森

去年11月初给桂录所著《他者的眼光——中英文学关系论稿》写序，他提及有部编年史书稿亦将完成。如今在我赴法国讲学之前，他送来这部《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的打印稿，即将由福建师大文学院提供资助、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我为他又完成一部学术专著感到高兴，也为福建师大文学院大力支持学术研究、真正为学者解除后顾之忧而由衷赞赏。

桂录1997年随我做访问学者，后又跟着我攻读博士学位，几年间一直致力于研究中英文学与文化关系。数载的艰辛努力化作累累硕果。本书是他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第三本学术专著。这三本专著，既是他七八年潜心研究的结果，也是他勤奋刻苦的收益。他在这一研究领域追寻的是前辈学者如范存忠、钱锺书等人的治学路径，特别重视具体文献资料的搜寻，又善于借鉴新的理论资源，一步一个脚印，尝试构建自己的中英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体系。本书毫无疑问为这一研究铺设了坚实的基础。

中外文学关系一直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重镇。据我所知，国内学界尚未从编年史的角度全面系统地进行中外文学关系史的研究。桂录这本国别文学关系编年史具有开创意义，填补了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空白。假如所有国别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均从史料搜

集、资料编年开始，在此坚实的基础上再撰写国别文学交流史，那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学术工程。

对文献资料的搜罗、梳理、甄别、选择，可谓费时费劲，消磨精神，但这一直是我国先辈学者治学的优良传统。只是当今学界并非任何人都愿意潜心寂行，坐冷板凳，尽管这本是真正的学术研究绕不过去的一环。因此，资料编年史的写作本身就具有了一种学术姿态与学术价值，对中外文学关系史的研究来说更是如此。只有先搞基础建设工程，才能正确地勾画出文学交流史的历程行迹，使学术研究真正具有科学性、实证性。所以，对中外文学与文化关系史研究而言，这种工作绝非可有可无，而是非做不可。桂录这部著述对中英早期接触至20世纪中叶长达六百余年的文学与文化交流史，作了系统的资料整理，以年代先后加以编排，使大量原本纷乱繁杂的文学与文化交流史实，有了一个清晰的线索，为研究者深入探讨这一段时期的文学与文化交流问题搭建了一方宽阔的时空平台。

编撰这样一部综合性的文学关系编年史有相当难度，必须有深入的专题研究作基础，还必须对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有比较充分的了解。令我欣慰的是，桂录这方面的条件是基本具备的。此前他已经出版了《雾外的远音》和《他者的眼光》两本得到学界首肯和好评的学术专著，又完成博士学位论文《英国文学里的中国题材：1793-1945》，还有正在做的课题《英国文学在中国的接受》。这些论著的写作为他从总体上把握中英文学关系研究的脉络，顺利完成编年史做了必要的铺垫。书末附录“中英文学关系研究史述”，以及截至2003年底的国内中英文学关系研究著述索引，可以让读者清楚地了解与把握学术研究积淀及现状，使有志于此的学人少走弯路，减少摸索的困惑。

2 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

因此，这是一本以精慎详实、严密丰富为旨归的编年史著作。它不是简单的资料汇编，书中着实显示出著者敏锐的史料辨识力以及捕捉重要历史细节的洞察力，仅就该著那么多富有学术价值的注释便可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当然，历经数百年的中英文学交流史，远非一本书可以描述殆尽，需要一批学者甚至几代学人共同努力，才能让历史变得愈加完整生动。该书编年的截止时间为1967年，大概正是考虑到近几十年来中英文学交流史料的纷繁复杂。我相信桂录会继续踏实地进行资料补遗并续写下去的，也期待着将来有机会充实完成该书的修订本，让这一富有学术价值的重要成果为推动本领域学术研究作出新的贡献。

2004年3月13日深夜

南京大学

凡 例

一、全书按公元纪年先后顺序编排，同年之内按月日先后排序。所记年月日以公历为准。民国以前各年亦标示中国历史纪年，民国期间标示中华民国纪年。

二、全书编年时间自公元1218年成吉思汗西征引起欧洲诸国震撼始，至1967年梁实秋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出版止。每年史实内容前均标出该年中英文学与文化关系之重要事件，以起提纲挈领之效。同年之内按先中国后英国史实编排。

三、全书编录内容包括：1. 中英双方早期文化交往史实；2. 中国文学（文化）在英国的流播与评价，英国文学在中国文化语境里的译介和重要评论；3. 英国作家笔下的中国题材及其中国形象，中国作家眼中的英国形象；4. 中英作家之间的交往，中国作家在英国、英国作家在中国的生活游历史实等等。

四、编年史实中第一次出现的外国人名、外国作品均标注外文。为进一步解释说明相关文学交流史实，全书附有三百多个注释，以供读者研究参考。

五、全书所引资料，多出自原始或早期出版物，部分转引自相关著述，偶有不妥，均作校正。

目 录

序 言	钱林森 1
凡 例	1
正 文	1
主要参考文献	302
附录一 中英文学关系研究史述	316
附录二 中英文学关系研究目录索引	328
后 记	346

1218年（宋宁宗嘉定十一年）

◎成吉思汗西征，欧洲诸国极为震撼

本年，成吉思汗借口蒙古商队在中亚细亚的花刺子模（Khorezm）国境被杀掠，率大军开始西征。于是，中国与欧洲诸国开始普遍接触。蒙古大军所进行的大规模的东西两方战役，几乎从印度河（Indus）一直延伸到第聂伯河（Dnieper）。欧洲诸国受到极大震动。因为在13世纪，以城堡为中心的欧洲正把基督教世界的边界向前推进，并与伊斯兰教为敌。在此阶段里，伊斯兰教仍然是基督教欧洲畏惧的惟一敌人。蒙古人的突然出现，不管是一个晴天霹雳。^①用一位外国史学家的话来说：“由于我们的罪恶，我们不知道的部落来到了，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他们的语言是什么，他们是什么种族，他们信仰的宗教是什么——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是什么人，知道他们是从哪里跑出来的。”“鞑靼人从第聂伯河折回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他们再一次躲藏在哪里。由于我们的罪恶，上帝知道，他是从哪里把他们接来惩罚我们的。”^②欧洲人对蒙古大军的恐惧心态可见一斑，这影响到后来包括英国

①这后来构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席卷西方的“黄祸”论的历史起因之一。如1905年3月30日出版的《东方杂志》上有一篇文章就说：“白人所谓黄祸之说，不知其起于何时。说者谓成吉思汗以铁骑蹂躏欧洲，西欧妇孺亦尝震惊于黄人之大创，而黄祸之说以起。”进而成为部分英国作家塑造中国形象的一个历史背景。他们用“蒙古游牧部落”（horde）贬称中国泛滥成灾的人群，而该词最早出现于欧洲语言，指中亚腹地汹涌而出的野蛮人，他们是些半人半兽的怪物，不知所来，也不知所向，所到之处，无不令人惊恐。

② *The Chronicles of Novgorod*, Camden Society, 1914, p. 64, 66. 16世纪有不少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旅行家都口气肯定地说，他们亲眼看见那些可恶的魔鬼“长得像人，但模样可怕”，从亚洲扑来，势如潮涌。这反映了当时欧洲人对基督教国家将被鞑靼人侵占这个恐怖神话的记忆。在此，“Tatar”（鞑靼）与“Tartare”（地狱）同义。

作家在内的欧洲人对东方中国形象的想像与构造。

1238 年（宋理宗嘉熙二年）

◎英王第一次听说东方中国

本年，信奉伊斯兰教的叙利亚人向英格兰国王建议：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结成大同盟，以反对文明的共同敌人——来自东方的蒙古人。于是，英王第一次听说东方中国。1236至1237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和速不台指挥蒙古大军主力继续向西进攻，西人再一次大惊。据英国人记载说，1237年12月，“鞑靼人派遣使节到梁赞城（Riazan）——一个女巫，两个男人陪着他”，他们要求当地公爵们献出“男子、公爵、马匹等所有财物的十分之一——一切财物的十分之一”。当遭到拒绝后，蒙古人就开始逐个包围并摧毁城市，屠杀居民。欧洲北部的一些地方成了一片“屠宰场”。这个可怕的消息，是叙利亚人派出的使节传到欧洲去的。但是，叙利亚人没有得到什么同情。西欧人在他们尚未知道即将面临的是什么时候，温切斯特大主教一次与英国国王亨利三世（Henry III）的谈话中说过如此乐观的话：“让这些狗互相摧毁，等到他们完全消灭时，那时我们将会看到，全球性的基督教将在他们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在全世界，将只有一种教会，一个基督。”（*Chronica Maiora*, IV, p.112,119.）

1266 年（宋度宗咸淳二年）

◎英人著述首次提及中国和中国人

英国哲学家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 1214-1294）在其用拉丁文写的《著作全篇》（约1266年）中，引用了此前（1255年）法国人卢布鲁克（Rubruquis）在巴黎与他谈起的东方见闻。

此系在英人著述之中首次提到中国和中国人。^①

1287 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

◎中英外交第一次接触

以生长在北京的景教徒列班·扫马（Rabban Sauma）为团长的元朝代表团到达罗马，使命是想在欧洲寻找到同盟者以对付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在未得到答复之前，扫马去了热内亚、巴黎和法国南部。在他的日记中，有在本年于法国西南部的加斯克尼（Gascony）地方见到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的记载。这或许能当作是中国和英国在外交上的第一次接触。

1298 年（元成宗大德二年）

◎马可·波罗《游记》写成，不久风行全欧

中世纪最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切洛（Rusticiano）笔录的《游记》写成。不久出版，风行全欧。《马可·波罗游记》被称为“世界一大奇书”，此书极大地丰富了中世纪欧洲对东方及中国的认识，使欧洲人从以下几个方面了解到中国：中国之强盛与人口之众多；中国之物产与工商、交通之

①从13世纪中叶起，欧洲的一些商人、使者和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不断把东方的消息带了回去。关于中国的、东方的事情不时在欧洲大陆传播，即使是隔洋相望的英国，也渐渐接受到来自中国的消息。1253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派一个方济各派教士卢布鲁克·威廉（William of Rubruquis）去见蒙古大汗向他传教，毫无结果。但回来后于1255年向路易九世写的书信报告却增加了欧洲人对蒙古帝国的知识。他描述了风土人情、动植物，特别是亚洲的各种宗教情况、庙宇、偶像、仪式等等。他没有到达中国内地，但他第一次向西方人证明大契丹（Great Cathay）就是古代传说中的赛里斯国（Land of the Seres），因为那里出产最美的丝织品。卢布鲁克还说，据可信的传闻，契丹有一座城的墙是银的，城楼是金的；契丹人的身材很矮小，说话大多用鼻音；他们精于一切技艺，能“按脉诊病”，并“使用纸币”。

发达；中国之建筑与技术之进步。在欧洲，马可·波罗的《游记》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中国的人和物，令许多人为东方竟然有这样一个文明古国而惊奇。^①英国著名作家威尔斯（H.Wells）说：“欧洲的文学，尤其是15世纪欧洲的传奇，充满着马可·波罗故事里的名字，如契丹、汗八里之类。”（威尔斯《世界史纲》，吴文藻等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69页）英国不少作家均从这部东方游记里找到创作的素材与灵感。

1357年（元顺帝至正十七年）

◎《曼德维尔游记》写成，有识之士莫不人手一册

英国文学史上一部想像性的游记《曼德维尔游记》（*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亦称《东方闻见录》写成。游记所写的旅程，经由耶路撒冷到印度及其他岛屿和国家，其中第63-79章写中国。此书相传为英国文学中最初的散文著作，写成后辗转传抄，后有拉丁文与意大利文的各种译本，有识之士莫不人手一册，其风靡程度不让《马可·波罗游记》。游记中的曼德维尔是英国散文始祖约翰（John the Beard）的托名。约翰本人是个博洽多闻的学者、医生、语言学家及虔诚的基督徒，他对周遭的世界和人类事务怀有强烈的兴趣。直到17世纪，珀切斯还宣称他是“最伟大的亚洲旅行家”。或许正因为从未出过远门，这位坐在椅子上的旅行家才能为欧洲提供一幅清晰的东方图像。曼

^①可是，也有不少人觉得难以置信，以为是马可·波罗本人的杜撰。他的朋友们在这位游历家临终时请求他收回他传播的所谓谎言，以拯救他的灵魂。可他的回答是：“我见过的东西，还没有说出一半呢。”他死后不久，威尼斯狂欢节上出现一类滑稽的小丑人物，尽说些疯狂的大话，让观众捧腹大笑，这就是当时人们心目中马可·波罗的形象。甚至到了今天，当英国的小学生想说某人说大话时，往往会讲这么一句：“It is a Marco Polo”（这是个马可·波罗）。

德维尔爵士把自己的杜撰想像强加于公众正是元亡明兴的时候。随着在华的欧洲人被逐出中国，远东的帷幕对欧洲人再度落下，曼德维尔游记遂成为此后200年关于东方最重要和最具有权威性的经典。^①

1387年（明太祖洪武二十年）

◎《坎特伯雷故事集》首次援引中国文学形象

随着马可·波罗的游记在欧洲到处传播，有关鞑靼大汗的故事也出现在“英国诗歌之父”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1387-1400）之中。其中《侍从的故事》（*The Squire's Tale*）里讲到了鞑靼国王康巴汗（Cambuscan）。^②故事说他勇敢、贤明、富有、守信、遇事仁爱、公正、生性稳健、像大地的中心一般；又年轻、活泼、坚强、善战，如朝廷中任何一个武士。他有两个儿子，长子阿尔吉塞夫（Algarsyf），幼子康贝尔（Cambalo），又有一个最小的女儿加纳西（Canace）。有一天，来了一个武士，骑着一匹铜马，手中拿的是一面宽大的玻璃镜，大指上戴着一枚金戒指，身旁挂着明剑。那武士带来的这四样法宝，件件神奇无比。人骑上那铜马能到任何地方去，玻璃镜能使

^①根据学者们的研究考辨，曼德维尔所讲故事的来源有以下几个方面：马可·波罗（Marco Polo）的《游记》，博韦的文森特（Vincent of Beauvais）的《世界镜鉴》，柏朗嘉宾（John de Plano Carpini）的《蒙古行纪》，鄂多立克（Odoric of Pordenone）的《东游记》，海敦亲王（Haiton the younger）的《东方史鉴》，以及流传甚广而实系他人伪造的长老约翰的信（*The Letter of Prester John*）。然而，曼德维尔却有一种将这些书里并非那么神乎其神的记述，达到一种戏剧化效果的本领。在这般神奇斑斓的幻景里，历史与传奇难以分辨，想象与欲望紧密相连，共同构造出人们心目中的乌托邦世界。所以，尽管此书所述关于蒙古和契丹的知识，基本上脱胎于这些东方游记，但英国文学里的中国赞歌实由此发轫。他对中国文化甚为景仰，以为大汗的政治、经济乃至礼仪诸方面，欧洲各国无可望其项背。

^②所指有成吉思汗、忽必烈汗、拔都汗诸说。

你看到别人心里想些什么，戒指能使你懂得禽鸟的语言，那把明剑能使你医治任何创伤。后来，阿尔吉塞夫骑着那匹铜马，立了不少战功。加纳西因为有了玻璃镜、戒指和明剑，发现了一只已被雄鹰抛弃的苍鹰，把它医治好、养育好……。①这样的东方（中国）故事亦让英国人惊异非凡，心弛神往。

另外，乔叟在其翻译的罗马哲学家、政治家波衣修斯（Boethius, 475?-525?）的《哲学的安慰》（*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中提到“赛里斯国”，即“丝绸之国”，指“中国”。

1576年（明神宗万历四年）

◎英国人实施“契丹探险”计划

英国自16世纪起开始寻找从海上到达中国的捷径。②本年，航海家马丁·傅洛比雪尔（Martin Frobisher）率领一支由伦敦商人组成的探险队，试图开辟通过北美进入中国的西北航道，探险队航至现在的巴芬地（Baffin's Land），建立了中国公司（The Company of Kataia），却没能取得进展。此后，英国人又多次组织了自西北通过北美或自东北通过俄罗斯进入中国的探险队，都未获成功。这样一个名为“契丹探险”（Cathay venture）的向外发展的计划，参加者既有英国政界人士、巨商大贾，也有航海家、

①乔叟的这个故事很有趣，只可惜没有讲完，因而便引起17世纪英国大诗人弥尔顿（John Milton）的感叹：“但是，忧郁的贞女呵，我愿你/……唤起那个人，他虽未讲完，/却已讲到勇敢的康巴汗，/康贝尔以及阿尔吉塞夫，/讲到谁娶了加纳西做媳妇/（她有神戒和宝镜各一），/以及谁给的青铜的神驹/（那是鞑靼国王的御骑）……”（《幽思的人》）

②拉雷教授（Walter Raleigh）在《英国16世纪的航海业》一书中说：“探寻契丹确是冒险家这首长诗的主旨，是数百年航海业的意志、灵魂。……西班牙人已执有西行航线，经过马加伦海峡，葡萄牙人执有东行航线，经过好望角；于是英国人只剩下一条可走——向西行。”（转引自方重《英国诗文研究集》，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2页）

地理学者，伊丽莎白女王也参与其中。女王一向对地理发现和对外移民怀有浓厚兴趣，并且她也是该计划的股东之一。虽然这些计划没有能够成功，不过朝野上下却因此都熟悉“契丹”^①一类的名词了。

1577年（明神宗万历五年）

◎伦敦首次出现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译著

本年，在伦敦出版了一本由 Richard Willes 从意大利文翻译过来的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书《外省中国报道》。该书根据 Galeotto Perera 的游记改编，英文书名很长：“*Certayne Reportes of the Prouince China, Learned through the Portugalles there imprisoned, and by the relation of Galeotto Perera, a gentleman of good credit, that lay prisoner in that countrey many yeres.*”该书又包含在下面这部著述里：“*The History of Trauayle in the West and East Indies and other Countreys lying eyther way towards the fruitfull and ryche Moluccas*”。后者先是由 Richarde Eden 搜集整理，后经 Richard Willes 重新编排得以最终完成，并在伦敦由 Richard Iugge 重印。《外省中国报道》简洁而有趣地选择了关于中国的信息，如全国分为13个省、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完备的考试制度、地方政府、监狱刑法等等。作者还指出中国人否定他们的

①契丹，本是中国北部的一个民族，10世纪初崛起后，创建了强大的辽王朝，英名远播，致使欧洲人以“契丹”（Cathay）来称呼中国北部，进而又以“契丹”称呼整个中国。中世纪晚期欧洲人对世俗欲望的热情，当然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分不开，同样也有来自远东契丹的诱惑。在他们眼中，“契丹国幅员甚广，文化极高。世界上无一国，开化文明，人口繁盛，可与契丹比拟者。”（拉施特《史记·契丹国传》）14世纪初，亚美尼亚亲王海敦口述的《契丹国记》对契丹有详细的描写，参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辅仁大学图书馆1930年版，第27-30页。

国家叫“中国”(China),而叫“大明”(Tamen)。书中关于中国的叙述,均译自意大利旅行家的作品。全书结尾还向读者鼓动说通过西北航道进入中国是很有利的,因而又配合了英国资产阶级殖民扩张思想的宣传需要。

1579年(明神宗万历七年)

◎伦敦出版葡萄牙人东方航海游记的英译本

另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由约翰·弗朗卜顿(John Frampton)翻译,本年在伦敦出版英文版。该书的英文书名为“*A Discourse of the Navigation which the Portugales doe make to the Realmes and Prouinces of the East partes of the Worlde and of the Knowledge that growes by them of great things, which are in the Dominons of China, written by Bernardine of Escalante, of the Realme of Galisia Priest*”。这是艾斯凯朗特(Escalante)编撰的有关葡萄牙人在远东地区活动情况的游记,中文书名可译为:《葡萄牙人赴中国统治下的世界东方文明学识之邦的航海游记》,此书可以使英国人了解中华帝国的一些重要风物。

1583年(明神宗万历十一年)

◎英国女王致信中国皇帝

伊丽莎白女王派遣商人约翰·纽伯里(John Newberry)由海路前往东方进行试探性贸易活动,并交给他两封信,一封致印度莫卧尔皇帝,另一封致中国皇帝,不幸被葡萄牙人发现逮捕。其中致中国皇帝的信是这样的:“天命英格兰诸国之女王伊丽莎白,致最伟大及不可战胜之君王陛下:呈上此信之吾国忠实臣民约翰·纽伯里,得吾人之允许而前往贵国各地旅行。彼之能作此难

事，在于完全相信陛下之宽宏与仁慈，认为在经历若干危机后，必能获得陛下之宽大接待，何况此行于贵国无任何损害，且有利于贵国人民。彼既于此无何怀疑，乃更乐于准备此一于吾人有益之旅行。吾人认为：我西方诸国君王从相互贸易中所获得之利益，陛下及所有臣属陛下之人均可获得。此利益在于输出吾人富有之物及输入吾人所需之物。吾人以为：我等天生为相互需要者，吾人必须互相帮助，吾人希望陛下能同意此点，而我臣民亦不能不以此类之尝试。如陛下能促成此事，且给予安全通行之权，并给予吾人在与贵国臣民贸易中所极需之其他特权，则陛下实行至尊仁慈国君之事，而吾人将永不能忘陛下之功业。吾人极愿吾人之请求能为陛下之洪恩所允许，而当陛下之仁慈及与吾人邻居时，吾人将力图报答陛下也。愿上天保佑陛下。”（Hakluyt, R.: *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yages, 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English Nation*. Glasgow, 1903-1905. Vol. V. pp.451-452.）^①

1587年（明神宗万历十五年）

◎马洛《帖木尔大帝》公演，轰动一时

10月，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戏剧家克里斯多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 1564-1593）的《帖木尔大帝》（上篇），^②

①张轶东：《中英两国最早的接触》，附录一“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商人纽伯里带给中国皇帝的信（1583年）”，载《历史研究》1958年第3期。

②帖木尔崛起于中国元、明两个王朝更替之际。13世纪初，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和向外扩张中，曾把其领土分封给4个儿子，以后逐渐形成窝阔台、察哈台、伊儿和钦察4个汗国。后来窝阔台封地并入察哈台，而察哈台封地内的贵族之间不断发生争斗，14世纪初叶，形成了东西两大割据势力。1370年（明洪武三年），西察哈台的蒙古贵族帖木尔推翻了撒马尔罕的统治者，夺取了统治权，自称为成吉思汗的继承者，成为整个察哈台汗国君主，随后不断向外扩张，建立了盛极一时的帖木尔帝国。